說郛目録

弓第五十四

蜀檮杌 張唐英

幸蜀記 宋居白

新城録 沈亞之

鄭録 岳珂

江南野録 龍袞

黙記 王銍

蜀檮杌

宋 張唐英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州郾城後徙居填城隆眉額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竊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扳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處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大喜及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

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馹而顧寧李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裹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遥領壁州刺史令孜擢禍末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爲利州沔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圖已遂招募毫猾八千攻陷閬州殺

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遣使賜建節鉞東川節度使顧彦朗內顧爲患願受之建叛於成都迎建於東川彦朗內顧爲患願受之令救於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曰中原多事誰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卓犖父子雄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乂謂曰建爲人姦雄狠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斗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彦明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

成都尹割印蜀黎雅置永平郡於邛州以建爲節度
發兵迎昭度於劒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
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
垂敗心巢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
有討叛之効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関東藩鎮相
噬圖傾國家社稷覆朝廷姑息不服相公爲國大臣其
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昭然之
事願以相委必系貴重統軍度豫未決建陰令軍
士詔度表請建留蜀度以爲然建又詐爲蜀將之辭度
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軍歸邛
州建不孜急攻成都令孜懼容城與建語曰老夫與
八哥素厚何苦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
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
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
孜携符印即建營受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
表陳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監軍
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
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於三泥令

救仍監其事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
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
建西平王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
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殺昭宗建率
將士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
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
月僭即位號大蜀改元武城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
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
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佶

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章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
宇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詔改堂
宇廳舍爲宮殿其畧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
集華夷會同宮闕嚴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完壯須
分名號以美觀瞻況我肇啓丕圖類有嘉瑞允協上
玄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於厨厩之標題倉庫之曹
列並宜從革用永惟新大衙門爲宣德門師子門爲
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武門毬場廳爲神
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廳子爲

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樓西廳門爲東上閤門廳子西門爲西上閤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庫角門爲月華門華門爲萬里橋門橋爲光下門竿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里春門小東門爲瑞景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玄門子城南門爲宗禮門中隔門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西門爲興義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玄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倉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庫大衙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瞻軍東庫爲左藏北庫舍爲大倉甲狀庫爲天富庫舊役三院爲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飛龍廐客司馬客省使藥營爲教坊使厨爲御食戟門添置六戟三十六戟神箭營爲粮科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爲在子城外遂穩便處置立府所司新曲宅

爲啓官堂爲玉華殿武城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
赦赦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
因謂曰不特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
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
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郎
遷右拾遺時搢遷之後方鎮阻道古上疏言五危二
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
赴闕陳田之亂乃更姓名賣卜於溫江韋聞其名奏
爲節度判官文士建時叙二亂五危事爲同僚所嫉

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
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參跼與雞犬同食今召還須
再耽於此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
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
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
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行宮謂左右曰得十
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
不才自顧可策取兵部郎中張荐進曰陛下雄才大
畧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

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道人置壍而毒殺之帳
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
議大夫制封請子爲王建十一子焉生宗仁白痾
生宗睿陳痾生宗智宗時喬痾生宗傑褚痾生宗振
宗澤宗平徐痾生宗衛樸殺晉國公王宗佶本姓甘氏
建未有子餘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
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
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樸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
閉閑勸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撾關內朕以猥瑣托居
人上爰念烝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
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
侵無擾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囿風七月之詠焉

八月吏部侍郎平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
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
即位遣使諭與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與復
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荅宗綰書其
畧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承襁之上宸翰如新墨詔

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
十三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
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轂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
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
今兩川鋭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
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復遣使通好以建爲
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
度號令刑政禮樂皆本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
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
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
表曰案讖文李祚西王逢吉昌王逢吉昌王逢允興丹莫當李
祚者唐王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
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允興亦西方也丹莫
當者丹朱也言朱興不赦興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
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
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公二月朔游

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敬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
衣鮮華手擎鶻朋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
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
人善詩與齊巳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
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於田令收之第
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
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太昌軍使徐瑾等脇太子元膺舉宮以叛
儲君討之斬元膺瑾伏誅以術爲太子瑾字伯玉長
萬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
兵皆文身黧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瑾爲鬼
鬼建克成都瑾多汚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
有異色瑤　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嘗爲鄉貢進士風
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尚亦非我匹爾鬼兒也焉得無
禮於我瑤仗劒謂曰而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
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暴至
於此遂壯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衛尉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實曆寺后妃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於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宇凝夢其先河西人有氣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蘆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士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人意欲取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於君其實

聰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炕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其十二月御大安門愛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將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爲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周義成庾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略運錄二十卷寺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消

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頴州故無遮會可同
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
誰是也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建
官與飲叙舊晡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
念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吊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
年國號改稱天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
儀爲昌化王五月祀皇帝于南郊翌日祀皇帝於方
丘六月賜百官飛雹審凡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大風拔木幔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舉於寢室鵂鶹鳴於帳中鷄鶩
集於庳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
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
名號輔有神氣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賴天地之靈
廟社之貺方謂底定民黎康樂二氣叶和五穀豐稔
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於夙夜感此一恙藥石弗
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妃
后亦甚篤愛勢不能違立爲儲王免力輔無墜我邦

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遣之別宮選立賢
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
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
僞謚武神文聖孝德明忠皇帝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
攘袂仗劍於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乃與
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固
不足以警動郡縣及得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
縱之使去此獄吏知其必貴而祕之耶抑天爲之耶
遂能奮迹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
被銳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
堅遷利遂舉兵據閬上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
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章昭度章白皆生
桑雅醞藉非具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
而代中以幾智奪其符印遂推敵克城飾制全蜀而
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兼有湯武高光之
德建誓帥宇班而爲岐隴所阻自滅才畧不在梁下
其肯心降俛首而爲之臣耶因備竊位號亦時使之

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勤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托至誠無疑前視劉備

以無愧矣

幸蜀記

宋 居白

僖宗聰睿强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能數般馬伎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其時聖駕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諸尋求雲陽縣買得一疋浪狗本在宜徽南院安下僖宗日日獨行浪狗院中問買的馬自潛行看之此馬又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

馬稱數徧其馬忽爾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使倒不
醒浪狗驚惶將數銀盂于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前
稱氣疾詔醫二十餘人候脈用藥皆言是膀胱之氣
並無瘳效其脇痛轉劇卧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四月唐遣容省使嚴未聆入蜀軍以窺虛其務記
略曰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
且迴遷於東治誅殘南北焚燬宮闕雖刻藩悉是唐
室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宗太
祖之業脩爾廩張憤朱温崔胤之徒同謀篡殺遂乃
神幾迺發心鼎獨然竭滄波而誓殲鯨鯢茂林斧而
夷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搏
練其死士過汶水搏王彦章於馬前旋戈開斬朱珍
於樓上劒霜未匣槍雪猶彈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
伏死趙嵒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
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此詞亦
頗壯烈也
成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二月衍明永陵
自爲夾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效皆衣

道服蓮花冠鬌髻爲業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妝
國人皆効之

四月朔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
曰臣聞王憂臣辱王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
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吊伐彼有
不爲臣子此所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
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宰者著十在文以進曰有口
口口者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將斧鉞出
鎮藩籬修宮殿於選方命鶯輿而遠幸爲霧之端爲
禍之原有王承休者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大
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佽讎於樞機之下
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者受先皇
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
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
器有王宗弼者謬賞陂烟霄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逞尊
程之妙恣姦謀則事煩舌之能必召仇亡尚居左右
有韓昭者性懷慘毒又恣貪殘焚燬軍營要寬私第
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心懷有歐陽晃者酷

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病已徧於
陽安蒙蔽半由於內嗇有田脅儁者爲君王之元舅
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逾同於上
苑珍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者出爲留守入掌樞
機無誇誇以佐君但唯唯而狥旨有景潤澄者披求
女色取悅宸襟常叩不次之思每冒無厭之寵敷對
雖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
有嚴凝月者唱亡國之音衒超時之俊每爲巫覡以
亂聖明致君爲桀紂之年使上乏唐虞之化任臣如
此社稷何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開封
府在珣以綵之半遺宰宰字仲緘西江人博通經史
除温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談刺執政
惡之故不得用而卒

四月遊浣花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浣花潭至萬里
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電雷冥
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
者數千人衍惧即時還宮

重陽宴群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鳴柳宗元詩

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

王自恃秉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垂如米粒黃之而行

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婁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於玉局北置道場以合天變

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咸通

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免衍怒流於泰州雲唐安人立朝謇諤自比朱雲

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劒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鷄刀雖小亦可斬群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

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銳首拂之即墜

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珠玩錦綉衍不許以為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
留守判官多嘲謔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
專有嬖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
殺之梟首金馬坊百姓皆滿之

四月二日明文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
今朝廷所行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
乃孫之謀嬖倫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
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令
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
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

三月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倡家
飲酒於樓察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令民
皆帶大帽

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
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
聞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

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五氏

開國記以肥遺爲畢鬼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鬼也

五年三月上巳寓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雜坐爲殿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梧諫色佞臣潘左迎顧在珣韓朝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態不足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侑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左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

八月衍受道籙於苑中以杜光庭爲眞天師崇眞大學士光庭字賓至京兆杜陵人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台爲道士

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隱青城山

白雲溪卒於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爲尸解有

文千卷餘皆本無爲之旨

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治識洞兵機沉滯丘園五者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

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昭受賂狥私選人
詔鼓院訴之又嘲曰骨肉遵法清城侍郎親情稍問
二州侍郎自留衙職集壁侍郎衍一日聞言召而問
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亦臣之親衍爲之
默然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
軍使元膺死建以維王宗輅類已又信王宗傑明敏
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
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坑

衍才氣英武允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
屬頗好論史賦詩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
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
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爲乾
德元年以龜躍池爲宣華池即摩訶池
二年八月衍遂以宰相王諧判六軍諸衛事旗幟戈
甲百里不絕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
姓望之驚相謂爲灌口祆神復以宮人二十人從至
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月九月駐蹕

內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遊閬中舟子皆衣錦綉
衍自製水調銀漢之曲日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
殊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
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延袤十里內起重
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
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
飲
六月往天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於嚴
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
祖監國季良召衍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
爲眞王食蜀中二十年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
可爲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于
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眞人出天下一統二十六日
季良薨年六十一僞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
號高祖葬和陵有道者自號醋頭手携一燈藥所至
處卓之呼曰不使登登使倒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
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衆以恩接士大夫以禮

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王之薨昶於大原大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

明德九年七月知祥覆疾以昶監國望日册爲太子知祥薨於柩前即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遷德兼侍中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季釐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季釐以太子大傅致仕釐汝陰人二年二月

氏爲皇太后孝氏長深宮王之薨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王曰此婢有孕當生貴子乃令知府舍知祥乃館於徐延璝之第延璝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於壁上書一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住故也延璝以紅紗籠之祥見而笑曰疎狂霸主亦知我居此耶

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琦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册贈晉國雍順

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
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墓禁樵採三
月宴官僚於王氏宣華岡謂左右曰使衍荒於政有
賢嗣之繼發小子豈遽至此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
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
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白鵲集玉局化白龜遊
宣華苑季良上表賀陳符瑞率百官勸進曰將士大夫
盡節効忠於殿下正望攀麟附翼知祥曰德薄不足
以承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早延大位
元以慰軍民推戴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帝位其
日大風晝冥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爲衛聖
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
察爲孝景皇帝號世祖考獻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
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爲左右匡聖步軍
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冊以自足其
所欲衍誠能喑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於爲
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眞王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實
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欣然自

得以不失爲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頴命可哀也哉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爲郡衛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拊曰此武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衛內都指揮使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迁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中門使莊宗與宋祖夾河頊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請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即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以知祥爲都尹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師出內府幄幕珍玩錦於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其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知石壕中使馬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滴滴知祥至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繫拂以初入爲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版

人孟得名姓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尚駐於
梁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
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欣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
率其宗屬及宰相王鎔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
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急蜀中未寧
莊宗令宦者迴延詷往中路誅之四月延詷至與晉
守張筠誅於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
行刑呼曰冤哉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虧
吾知爾禍必族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
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
改葬明宗下詔進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長安南
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紈富貴之中及
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
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
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進儉巧是近惟聲色是尚
閹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輩以諫諍而得
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況不卑詞厚禮以睦隣

又不選將講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於藩臣之家而采光葆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於求金帛而已

初行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後遂不免

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行乃王宗儀宗勳昱儼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謀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芳與三將同謀納款於魏王十一月行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於七里亭行入皆要中作面統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却行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金帛又遣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曰

晉軍城寨遁還行令斷桔津桁梁自綿谷還晉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芳與三將同謀納款於魏王十一月行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於七里亭行入皆要中作面統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却行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金帛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曰

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

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曰

上喪日臣先人受職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
十年屬梁業梃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
徇輿情止王三蜀建臣纂紹罔敢逆違自保土疆以
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
區奄征不庭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使期
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於王
土與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與覩有歸負荊請罪望闕
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顒佇德音以安反側謹奉
奉歸命謹以聞

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

入居東內夷其族宗鄰姓魏名洪夫弟忠武軍隨有
功賜姓名莊

天回驛太后與太妃各賦詩太后詩曰週遊盡境散
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
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玉京夢魂猶是在青
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
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不久當大富貴耕
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

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眞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
貴由亡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娄色納於後房娣生
彭王妹生衍即位尊娣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
將軍衍即位封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后
兄廷璜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於酒色而
徐娣妹亦各恃臣不能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
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雲宮使魏王繼岌振
容使郭崇韜來伐中外星列衍所私秦州節度使王
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賓客左
右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衍所納禹卿成都人
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
乃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宴
晦兵不成列有羣鵲泊於旗竿上其鳴甚哀次梓橦
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延祐言曰此貪狼風
千里外必有破國殺將臣者
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暴風
摧之望日震應聖室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珍上言昨
日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壞不崩之義也在

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才也衍不以爲意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惋衍至青城主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宮景山至德與各有唱和詩刻于后次至彭州湯平化漢州學山晚看聖燈亦各賦詩曰四至木中分鳥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和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縱擲花此花青城山中進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青香如海棠時最重賞

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祀第三子玄寶卒年七歲祀因此乃封弟仁殷爲瓊王仁贊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子玄詰爲秦王判六軍諸衛軍玄珏爲褒王玄寧幼而奇異既齠誦詩書萬言祀悲悼乃下詔封遂王贈青州大都督九月令城上芙蓉盡以幄幔遮護是時蜀中安久賦役俱省米斗三十城中之人予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菜俱生於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

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弦管歌誦令筵社會晝夜相
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於中原所以材幣充實
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如入錦綉祖謂左
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
十一月左城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
祖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
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
庶入觀時倡優有唱康老子者祖問季昊等其曲所
由皆不能對齊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置此曲
十月地震權民居者百數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三以上二十
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祖嘉其言賜
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昭
儀昭容昭保芳保香保衣安寢安寢副安儀修容修媛
修娛等秩
八年九月幸江軍節度使張公歸霸幸歸太原平樂人
涉徽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祖哭曰嚴而不

猛滿而不陁張公而已

十年八月諸王言恃劉保义卒义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禎楚於諸王孔爀密令諭之保义曰膏粱之性不楚之則柁日爲豚犬耳

八月冀州參冰西陵令范幾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詔表幾墓旌其門閭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輒馴擾之是歲侯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十二年八月祖日遊宴是時蜀中百姓富賑爽江淮之間商賈往來相繼於路

拗亭遊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繙羅異香馥郁森列祖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祖曰曲江金殿鎖千門迨未及此兵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舞倡李艷娘有姿色召入賜其家錢十萬

五月地震祖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强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

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逆廷應初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王家苦竹開花

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搶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馬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授維州司戶責滯州誅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被訴下獄責於維州至羣捕賜死妖家相賀

十月地震從西地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租著官箴頒于郡縣曰朕念赤子奸貪猾吏衣掊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恩寬嚴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瘼疾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謂賞罰不踰時爾爲戒體朕深恩昵好學凡爲文皆本於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二月宴後苑賞瑞特牡丹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兎馴繞其廬群烏銜土置於墳上暘

帛三十段

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二月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皇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難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聆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蕘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趨廷隱射殺之因見神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不曉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祔耀兵太玄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賦詩徘優以王衍爲戲命斬之三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涵涵有聲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

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
陣將戰昭遠據　床不能起免冑而逃爲追騎所獲
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玄詰統之守鄽門城都震恐
皆懲昭遠召禍而恨詬之不速也昭遠入城依東門
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昭遠彗黠留給侍昶左
右累遷卷簾使通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
文州見古塚有屍如生乃太中年文州步軍都虞侯
文和之墓命判官文名作文重葬之夔文和謂曰我
已爲大氣眞人侍子當有兵刃之厄既能葬我可以
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
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稱
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平卒

十八年正月王師順變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
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玄詰奔還問計於左右老
將石贇曰此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
吟久之乃彈指難曰吾父子以豐家美食養兵四十
年無一人爲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
遣通奏使伊審徵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以簞

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黃帝陛
下大　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
夏當疑旒正殿下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嬪執
贊奉琮之禮蓋屬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悉先見之
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
指而無前鞏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
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
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
之景粗勤學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太祖
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
氏追感亦卒七年十二月贈右僕射事蜀十年貲貨
十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
儉乞兒也以此爲富可笑可歎
王衍及弟澄降表皆昊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
曰世請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
于外乃召於圓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
識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川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狀
書兆民賴之四字淚寫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
遷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玄詰爲太子玄詰字遵聖和長子
歸朝受泰寧節度知具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
于十九年弟玄珏入朝爲統軍卒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三月王師平荆
湘和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詔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
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和遣使齎帛書遍好於太原尊劉鈞爲
天子至境上爲彊吏所獲太子怒命王賦顧彦進等
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
遣王昭遠趙宗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和謂昭遠
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謂宰相李昊
華餞於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
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執鉄如意
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

孟知祥以爲蒙陽合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爲人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合兼蘭州刺史乃召合曰汝至城都歲必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人面許其直無有愧色門生輩至相見甚懽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甘乃各飲一盃竟不設薪其鄙嗇如此

十七年正月赦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賜赦民免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秦奉之俘昶遣使致書請

署大蜀皇帝世宗不荅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邪

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詔股進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

二十一年十一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謂和陵正月龍見于壘闕時藝祖皇帝見龍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言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藏貢亦俟安三屬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

朕徐自圖之昊宇罕佐唐相紳後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
有道士朱桃椎讓之於塔前以劒撥取花子三粒種
之須臾成化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
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養士家資成
萬初幼時相者周玄貌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
處回積鏹比肉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
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勑教坊
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大地皆震六
雨雹明日灌口奏岷山大漲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
門深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
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
雨毛
黃松于日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
召宴卧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重誨專政矯
搆欵式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畜季良遂緒董璋攻
遂閻其扼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

子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當恕之於前寃知祥始未
陳於後唐托葭莩之援階將才之貴故當勤王滅功
爲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命不復顧忌迹其素心真賊
臣賊子也和孜孜求治與民休戚雖刑法猶後向不
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失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門
之援此至極迷者之所不爲而和爲之固以誅之無
赦及王師弔伐能翻手歸命坐享大國之封死有眞
主之贈子孫俱享厚祿

新城錄

唐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師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
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
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
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垣
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
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
十里又拆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慶

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且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廻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以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他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卽日而垣周將軍監使出具牛酒爲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

土膂漓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爲也顧其則土藏氣色脈力相輔雖霖潦不爲患矣築者皆悅亘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諸君惜之誠能致其

復爭爲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旣周且厚始爲其垣今則城矣

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其餘之寇雖崽

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

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

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具張喙高

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敬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
兵亦以王覽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
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蔟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
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其
向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切履冦進退數里
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退間拔其羸老先復
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爲兵怠
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
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

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仰
轂至貼庵下斬其將王覽繼轡轉鬬而歸十一年夏
高氏滿敗於隨唐既謫盡發其卒屯陳秋捕得冦兵
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
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衙枚入冦境西過九女原百
餘里屠其堡衆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境突
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
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爲將軍急
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詰於將軍曰始天下高

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爲
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
必利其鍤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人習於沮澤之
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惟惟如偷見其游翔之羣引
不多也及撫掌而驚之即爭爲潰矣而寇亦素難吾
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敵谷之間與寇決鬬譬
由畜鼠之鄭窮狼寧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
今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
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以壯所恃如日熟而
時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
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
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
暮擊鼓教士卒爲分合圓方之勢備晝所用將軍出
客有難之者自建中於今准三反其間矣雖蒙赦
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吳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
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不敢
犯自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
東連次江淮之間郡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轉相屬付

不爲寇虜此將軍之功也以强計毅誠招其轉禍者
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爲有全
之基驅貊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
刻卽萬有一不如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
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曾仕於河塞十有餘
年若儳之志伸也前行始入覩不意蒙寵於過恢使
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屈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
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
避儳蹶哉如有從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捷賊之棄
爲得延頸跋足以待御且聖上且暮待績於吾中貴
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
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蔟收之
下囑賊壘分練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起拆幹廻熾
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堡史
蔟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
不得已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
賊凡十合會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
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及聞廬

宣之軍驚潰卽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森逐賊而行數十里因與廬宣老軍相棄廬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鬪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愧郯錄

相臺岳珂

申福殿

江州廬山有宮曰太平興國侍從領祠官建申福殿奉　高皇本命實賜名珂按　京師有龍德宮乃　徽祖潛邸　宣和與　子之後　移御是間中已有申福臻祥二殿改之　會要　紹興九年和議始成有司指以爲安奏龍輴之地蓋不特稷名之當易而已

號謚之異

仁宗將加仁英二室謚　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詔改加上　尊謚爲奉上　徽號令三省官與太常寺同定初六字爲謚增十字爲號蓋始此云

宗族之別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　詔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珂按　本朝廱姓而用姬爲稱謂雖　詔書明言考古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　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稽由節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別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從而釋之曰同族爲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輩當時固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因郭語先後爲次蓋初不致考也

諸陵複名

僖祖陵曰欽　順祖曰康　翼祖曰靖　宣祖曰安
太祖曰昌　貞宗曰定　仁宗曰昭　哲宗曰泰
欽宗曰獻實犯後周慶祖漢平帝殤帝唐太祖後晉
睿祖僞南漢高祖唐武后烈祖昭成竇后昭德王后
僖宗漢惠帝南齊宣帝後梁敬祖後晉憲祖吳景帝
元魏肅宗周天元唐中宗周明帝唐太祖僞南漢中
宗元魏宣武順于后唐元宗高祖已用之名靖
定二號凡再改而皆出於複其弗審爲尤甚思
崇已出前記自　貞宗而下聯永字稱謂雖司紀錄
猶異若　三祖迺國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爲
不可別矣南齊宣帝後梁敬祖之爲安魏于后之爲
泰唐太祖之爲康亦皆聯永字云

階官避家諱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
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
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珂按　國朝著令諸官稱避
家諱者擬以次官
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舊官歷改條令初無以二
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

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睫恬不知惟　開禧丙寅李參預璧爲小宗伯會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　詔從之繼參大政復遷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朝論以爲得體然銓法迄今亦莫之改也

任子分授

舊制任子許分馳徧及支庶纔稍降資秩而已後乃不復然珂嘗攷續會要　熙寧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辰州團練使致仕郭化言乞將合得一子恩澤分減與子慤恭二人近下班行內安排　詔郭熙與右班殿直舊例與子恩澤許降資分授　上以一子官朝廷之特恩分授非古且長倖遂　命罷之然則此制蓋襲用已久革而當人心雖各私其子亦莫之取議今世鮮復有知此故事者

年號閣名

首唐德宗以正觀開元之盛慨想前烈改元正元慶幾二祖　本朝因之如近世　隆興之用　建隆

紹興 淳熙之用 淳化 熙等 紹熙之用 紹興 淳熙 慶元之用 慶曆 元祐 開禧之用 開寶 天禧皆是也珂按呂陶淨德集記聞曰元佑之政謂 元豐之法不便即復 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便於民也議者乃云對鈞矣然誠詭之談亦有味珂謂人君法 祖存古之意最爲盛德陶言近肆不可以訓又按 光宗升祔循故事新建閣以藏 宸章侍從集議欲以大謨名當 國者以爲不馴又欲名天曠疑近天章且天章不久衛矣乃用寶謨珂謂寶文乃 仁祖閣名顯謨又 神宗閣名如陶之言亦對鈞也方顯謨建閣時 國論尚 紹述 哲宗慕 丕承之烈以見善繼若寶謨則直以禹之書首於三謨而言之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本專指墳典此蓋惟取

叟藏之義云

官品不分別

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

足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珂按高峻小史劉景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宗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滑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景對曰陛下刋正尤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地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宅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

皁隷閽豎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寺觀勑差住持

中典以後駐蹕浙右大剎如徑山淛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一開元佑聖皆降勑劄差主首至於選隊禪席如雪峯南華之屬亦多用黃牒選補珂按李文簡燾續長編熙寧八年八月戊申詔內外官觀寺院主首及僧道正舊降宣勑差補者自今尚書祠部給帖神祖之意凡以爲不足辱制旨而已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蓋於瀆也

追冊后

國初追冊后始於 孝惠 建隆三年四月追冊爲
皇后 乾德二年三月謚曰孝惠太常 上議構太
尉 皇弟開封尹奉冊 繼之者 淑德 懿德 章
懷 章穆 温成 明達 明修 成穆凡八行焉
毋后又不與也惟 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冊
美人張氏爲皇后十一月三十日 詔追冊皇后官
告焚黄進入 內是時 郭后正位中宫 仁宗追
念遺徽特崇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儷體 宸極
乃舍冊用告下儕妃嬪雖曰欲從殺禮然予名損實
訂禮者要失所據矣其後 温成卒奉冊 孫威敏沔
以框密副使力爭不肯行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上后謚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馮吉上 昭憲皇
后初謚曰明憲自後以爲故事惟 孝章以翰林學
士承旨宋白 元德以秘閣校理舒雅 章懿則命
翰林學士馮元如 孝惠則問 上議之官 温成
則有 賜謚之詔宅皆以判太常寺貳卿之議而行

之自慈聖光獻以母儀 四朝始用翰林學士章享仍始受成於 祖宗之廟以後乃歸之翰苑以爲常制 肅穆之爲莊穆仍有吏部尚書張齊賢等覆議又不同云

古今祠厲

古有七祀於前帝五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惟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葢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托之曰山葢惡言厲巫祀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且引春秋艮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巫之謬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尚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尚書省牒某官而右

語則曰差充某職替其官成資闕珂當得 皇祐五
年十二月勅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
中立牒奉勅宜差知虔州贛縣事替阮士龍過滿闕
候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准
勅故牒珂謹按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
制勅院在焉自 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
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 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
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
沿襲之誤也如候到交割點檢數語 祖宗之重民
事謹職守不廉於詳且復蓋於此有稽焉

武定軍

嘉定戊辰 詔此雄淮軍爲武定珂按此名有二
可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民爲武定軍是
嘗爲複名不可一也 其宗廟謚 武定僞蜀常以
悉州爲武定軍節度景祐四年四月 詔以犯廟謚
改爲武康軍不可二也立軍經武爲一代之制而襲
李世之號潰 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宗曰江南不見十餘年何期此地忽聞笛聲何可勝歎十
南巡實忌日本週忌葆總裁而皆約此宗即位遺詔忌素
義父溫喬武王攻三原王先走將徐溫由陳濠上見先主將歸喬已子爲用已
兄主秦王先主憂之左僕射梁震兵押秦先主每用兵事將帥有
先主名摩守正偏裨有所陳說無不從天下稱賢君焉

立南野鎮

大納言

下五分水野開墾二百餘町歩

蕨宗助開墾

餘萬然長江一帶飛檣滿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
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後主名顯字重光
周世宗恕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視
之乃後主與衆獵焉歎曰衆有人焉未可圖也乾德
二年始與鐵錢以當銅錢十之一是歲納國初先主
之世均量民田以莫科賦家出一卒號爲義師又於
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開寶末許諸郡民號爲
端午較其最勝者加以銀盆謂之打標至是盡
爲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子婿謂之義勇軍
募豪民自被緡一貫器招集無賴謂之自在軍王
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
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聚室自焚太祖曰此措大兒
語耳徒有其口必死其志果然
孫忌鄙延巳謂人曰玉扈象陛盛秩爲樹風池榛集
梟翟遂罷相
嗣主如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麋猱一脚視之
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曰昨

暮乃狠星直日故爾闕垂簾曰眞陽痛矣
世宗怒江南失約召晟責之乃置晟于檻車
李後主酷信浮屠有僧與后頂僧伽梨衣袈裟請
書拜跪頓顙至爲瘢瘡養親爲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
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扠學佛握印而
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王師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
音日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
及誘掖後進號稱夫子性好謔浪有投贄荒惡者使
妓炷艾燻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不預
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勑乃題其背
曰彭年頭惱太原烘眼似朱砂髮似蓬紕繆幸叨三
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邦親情
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
抱其勑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丁毅華先生指導研究新譯

卷十 王制

本篇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所向成功將校兵士皆樂用命已見朴之得君以此事皆歸樞密院至今相傳宰相但行文書入禮處且參皇帝唯已臣覲文奏上與所以當時事不敢不言世宗因問以古今治亂之道朴多所陳說用兵本末世宗亦深嘉納之一日謂朴曰卿所言皆是朕不久於世宗因問後事朴曰臣雖不學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自事之宗亦陛下不能免而之今請陛下慎之

丁毅華先生指導研究新譯

卷十 王制

本篇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所向成功將校兵士皆樂用命已見朴之得君以此事皆歸樞密院至今相傳宰相但行文書入禮處且參皇帝唯已臣覲文奏上與所以當時事不敢不言世宗因問以古今治亂之道朴多所陳說用兵本末世宗亦深嘉納之一日謂朴曰卿所言皆是朕不久於世宗因問後事朴曰臣雖不學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自事之宗亦陛下不能免而之今請陛下慎之

對後乎人中軒豁中自然有過人者朴曰陛下聖智天縱固非臣所及然臣觀人自有法相貌不足取也但觀其所舉措耳夫舉賢才而安百姓則堯舜用心也舉賢才而利一己則桀紂任情也舉賢才而悅衆心則湯武順天也舉賢才而逆衆心則幽厲違天也陛下但觀此四者而已世宗曰善朴又言今之將帥臨陣對敵皆須親冒矢石以爲士卒先然後可以激勵三軍使之效死臣觀陛下每臨敵將帥之間親自指揮調度此乃偏裨之任非主將之事也世宗曰善朴又言今之將帥臨陣對敵皆須親冒矢石以爲士卒先然後可以激勵三軍使之效死臣觀陛下每臨敵將帥之間親自指揮調度此乃偏裨之任非主將之事也

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
止於五丈河傍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漁
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有燈熒熒然迤邐甚近俄
漸大至隔岸火炬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前
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没朴
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孝穀坐上
疾而亟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
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哉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大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輦
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小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
世宗二子紀王　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
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捻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
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
安藝祖即命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爲子
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
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
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

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創名而寺其功德院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

（陸子履爲先生）

師其英明睿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韓
丕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
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
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鉉
可見也鉉曰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徙報徐入立庭下久之
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遥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揖
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
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
弭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默坐不言忽長
吁歎曰當時悔殺郭潘佈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前
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
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
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
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
併坐之遂被禍云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長懿劉
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舉以與內侍張景宗令

養視遂胃娃張旣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
聖日孩兒且許大也超遷出閤以爲春坊謁者後隨
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
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爲殿帥蓋宰同奉使交結
有自弼皇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
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
朝至東華門外居民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虜你太
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黜之知其實非
狂人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
名孜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
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
其頭角嶸然眞龍種也全類其表蓋本朝內臣養子
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
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婿此可惟也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
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
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
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實器盡爲所奪

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
竟以箭劊發去蓋猶虜(以為叔父)乃茶戎之會及捐金緡數
十萬事之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葢已
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
甚以公為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
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
在前驚走踰墻避之后即時還父母家俄選為后焉
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
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
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其)經捨相國寺西蜡
以貧鬻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
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
國寺西蜡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
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
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金陵寺守王君玉所
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所)

在經後宇整潔而詞甚憔悴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
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謂入耶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赫難軍行
軍司馬而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棲
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勑備存甚多僕嘗
至牖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
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
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
云烟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
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
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敎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
朴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發科第二人報者至
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
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
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

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縱恣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令命侍從中使故事應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恥之朝廷從之

妹一作處州婿竊正之女非歐甥也

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養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暫右）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鞫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稷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鑒勘益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令省判所

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奘劒不得安
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
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
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
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
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
羣從向以訟起晨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
辨無所驗以其久稽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
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舜
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乃
爲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傅會知朕慎重獄
事不闕有司而衰猶私情替咎胥役跡其阿比之意
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埋銘盛
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
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
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
獄之興陽關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
中有外書曾存之言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

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父遣往問之因是以私計相親盈盈遂逐於縣宰縣宰具其父朱子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徃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嚙臂出血書數行與千牛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徃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千牛見書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千牛見書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千牛見書幕幃帳

藝祖俾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
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
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
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
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止而滁州其捨拒且緩書
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拒其地太祖
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陷路周師大敗暉整
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
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
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
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
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
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
是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曰
整軍再而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
者今閣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

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
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蹤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
衆浮西澗水至城下斷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
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
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
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
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苦戰三
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拔
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
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
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收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
得以擒仁瞻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
宗大喜見暉於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
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
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
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其者乃天贊趙其意臣所
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王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
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根則
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親
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
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
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
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
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
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
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